

当她输掉人生一切筹码，
才蓦然醒悟：
所有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补偿，
很多时候，别无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外表温婉，内心强悍。
原名《女爷是这样炼成的》

愿 赌 服 输

方莹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愿

赌

服

输

原名《女爷是这样炼成的》

方莹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愿赌服输 / 方莹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5
ISBN 978-7-5500-1479-4

I . ①愿… II . ①方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0717 号

愿赌服输

方莹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	出品人	柯利明 林苑中
特约监制	夏 莱	责任编辑	童子乐 邹 婧
特约策划	夏 莱 石 雯	特约编辑	石 雯
装帧设计	仙 境	责任印制	张军伟

出版者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		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		
电 话	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	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	
网 址	http://www.bhzw.com		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		
开 本	1/16	710mm × 980mm	
印 张	17.5	字 数	30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	印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479-4		
定 价	36.00 元		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17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天要下雨，人要变心

01/ 善良的乖乖女	001
02/ 不靠谱的闺蜜	003
03/ 晚归的男友	007
04/ 偷情的负心汉	009
05/ 男朋友跑了	011
06/ 工作没了	014

第二章 此一时，彼一时

07/ 地铁涨价了	016
08/ 公交车上的艳遇	019
09/ 整了容的下巴	022
10/ 堵车	026
11/ 走投无路	028
12/ 什么是屈辱	030
13/ 醉生梦死	033

第三章 爱情是个什么东西

14/ 妖孽男再现	037
15/ 换手机号了	040

16/ 冷血凉薄的男人	043
17/ 廉价的感谢	046
18/ 冲动是魔鬼	049
19/ 自虐	051
20/ 神奇的面具	055
21/ 二十万怎么办？	058
22/ 你们买不起	061
23/ 再见情敌	065

第四章 冤家路窄

24/ 睚眦必报的男人	067
25/ 去死吧，妖孽	068
26/ 收我的女人还没出生	071
27/ 赌约	074
28/ 诡异的面试题	078
29/ 奋不顾身的爱情	082
30/ 咖啡馆老板	084
31/ 竞争和淘汰	087
32/ 背后大老板	089

第五章 假扮女友

33/ 我的鞋掉了	092
34/ 一个苹果的价值	094
35/ 三个女人一台戏	097
36/ 花少来视察	100
37/ 结婚对象	103
38/ 一见钟情的故事	106
39/ 熟悉的身影	110
40/ 我不爱你了	115
41/ 定情信物	120
42/ 你输了	124
43/ 保护哪一个	127
44/ 接女朋友下班	131

第六章 真命天子

45/ 白金会员卡	134
46/ 昂贵的沉香	138
47/ 七年来第一次动心	141
48/ 飞车抢劫	143

49/ 强行表白	146
50/ 又一次表白	150
51/ 晴天霹雳	153
52/ 治疗失恋的办法	157
53/ 终极考核	160
54/ 你更喜欢哪一个	163
55/ 做一个有尊严的女人	166

第七章 谢谢你的不娶之恩

56/ 不一样的七夕节	169
57/ 她们是同一种女人	172
58/ 狭路相逢	174
59/ 有备而来	177
60/ 真的放下了	181
61/ 我也过生日	184
62/ 提前庆祝胜利	188
63/ 我们俩真像	191
64/ 你输定了	194
65/ 两张照片的风波	197

66/ 原来我也这么凶悍 200

67/ 我要你的一辈子 203

第八章 对付情敌最好的办法

68/ 终极 PK 大赛 207

69/ 你为什么喜欢我 209

70/ 闺蜜要结婚了 212

71/ 弄虚作假 216

72/ 鸿门宴 219

73/ 总经理助理 223

74/ 我输不起 225

75/ 可惜我懂得太迟了 228

76/ 没有遇上对的人 230

第九章 时间会给你答案

77/ 帮我调教女人 235

78/ 许愿牌 238

79/ 什么叫女魔头 241

80/ 感情上一败涂地 243

81/ 蜕变 246

82/ 我会给你一个答案 249

83/ 崴脚了 253

84/ 我要创业了 256

85/ 你够狠 259

86/ 两种女人最幸福 262

87/ 输给那个男人 266

88/ 大结局 269

第一章 天要下雨，人要变心

01 / 善良的乖乖女

18 岁，许诺的愿望是嫁给齐浩。

22 岁，许诺的愿望是嫁给齐浩。

26 岁，许诺的愿望仍然是嫁给齐浩。

是的，今年许诺 26 岁了，她在等着生命中最爱的那个男人来向她求婚。许诺觉得自己足够了解也足够有信心，与这个男人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度过浪漫而又平凡的一生。

许诺犯花痴的时间，一般都是忙里偷闲的时候。

比如现在，那个猥琐的老上司正急得跳脚，她却想齐浩想得心疼。

他今天上班有没有淋到雨？衣服穿得够不够？地铁里的人多不多？有没有迟到？昨晚老翻身是不是工作不顺心？换了一条领带不知同事们有什么反应？这两天胃口不好，是饭菜不合口还是身体不舒服？周末要不要给他买当季的衣服和鞋？哪个商场有最新的打折信息，折扣大不大？……

“丁零零”的声音让许诺吓了一跳，也终止了她脑海当中冒出来的无数个问题，她下意识地接起桌上的电话，还没完全回过神来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咆哮声：“数据怎么还没出来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在用算盘算数，还是你的脑袋生锈了？再磨洋工看我炒不炒你鱿鱼？”

许诺赶紧回答：“马上，立刻，十分钟。”

那头的电话立即挂断了。

“那二货又开始发疯了？”旁边的同事小杨轻声问道。

许诺眨了眨眼，伸出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耳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右耳。

两个女孩会心一笑。

“许诺，你不像我们，无论做得怎么样，”对面的同事吕晓燕小嘴一撇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，“二货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……”

女孩们嘴里的二货，是她们共同的上司，姓伍，叫伍红兵，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，从而也能判断出这个男人的年龄。工作能力倒是一流，不过脾气不太好，而且有个陋习，有点好色，喜欢漂亮的女下属。好在，他有个极其厉害的老婆天天盯着，从来都是有贼心没贼胆，只能嘴上过过干瘾。所以，这群如花似玉的女孩们，每天晃荡在大灰狼的身边却是无比的安全。

进入职场的女性，最常碰到两种人。

一种是好色的男上司。只要是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姿色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变态男上司趁机揩油的时候。许诺也不例外，况且她的容貌还不是中上之姿，而是上上之姿，遇到的次数自然比一般女性更多了。

另一种就是嫉妒的女同事。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：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。无论是容貌、职位、男朋友，或是家世背景，都能成为女孩们互相较劲的筹码。

许诺和吕晓燕的结仇只源于一句话，那句话还是来自女孩们最鄙夷的二货——伍红兵之口，他为了在剑拔弩张的销售会议上活跃气氛，于是开了一句玩笑：“今年的销售冠军最有资格追求公司最美的女孩，你们认为最美的女孩是谁？”结果所有男同胞异口同声叫出了一个人名，那就是许诺。狡猾的伍红兵借此机会给各个销售人员定任务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反抗。

……

从那天开始，吕晓燕就跟许诺较上了劲，每天精心打扮得像只孔雀。

从那天开始，许诺就再也没有化过妆，每天素面朝天得像个假小子。

可是，这梁子还是结上了。

比如现在，许诺面对吕晓燕的挖苦和嘲讽，仍然是退避三分，赶紧低头整理EXCEL表格。吕晓燕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也觉得没趣，站起身端着杯子一路摇曳多姿地去了茶水间。

“你为啥老让她？”小杨很不服气，转过头对许诺谆谆告诫，“这不是在家里，讲究和和气气，这是在职场，职场如战场。你再这样隐忍下去，她准会爬到你头上来。”

许诺停下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双手，展颜而笑：“谢谢你，小杨。”

“我们之间客气啥，还是想想吕晓燕的事吧。”

“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
“你啊，老是这样，”小杨恨铁不成钢，“她长得没你漂亮，能力也没你强，

你凭什么老让着她？”

“大家都是打工的，拿着一份微薄的薪水，早九晚五这么辛苦，何苦还要互相为难。吕晓燕这个人呢，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话说得难听点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坏心。”

小杨显然不赞同，却又无可奈何：“好吧，就你善良，看你最后到底能换回什么？”

许诺微笑不语，又低头继续干活。

02 / 不靠谱的闺蜜

下班时，已是华灯初上。

许诺却无处可去。

因为齐浩打来电话，今天又得加班。也就是说，晚饭她得自己一个人解决。环视四周，人流如蚂蚁一般涌进公交站或地铁口，像她这样优哉游哉的人，实在不多见。

一个人徒步走了整整一条街，经过无数个餐厅，她都没有想好到底去哪里。吃饭对许诺来说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事，也可以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事。比如，她为齐浩亲自下厨，然后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吃完所有的饭菜，这餐饭在许诺的心里就会变得特别有意义。再比如，现在徒步走了一条街的她，就觉得吃饭特别的没劲。

许诺茫然地看着四周，随意瞄了一眼右手边的店铺，没多想就一头扎了进去。

这是一个咖啡厅，环境非常优美，轻快的音乐在空气中四处蔓延。在服务生的带领下，就着旋转楼梯拾级而上。到了二楼，一个瘦高个的服务生带着她去了靠窗的位置。许诺环视四周，偌大的餐厅最少还空有 1/3 的座位，可见生意并不是太好。

服务生递过来一个印刷精美又硕大无比的菜谱，许诺打开一看便愣住了。这绝对是她 26 年来看过的最奇特的菜谱，首页上竟然印了一个《客户公约》，上面列出了十项对顾客的要求：

“不许聚会打牌、不许喝高度酒、不许嬉笑打闹、不许带宠物入内、不许穿

拖鞋背心、不许一切喧闹行为。只准稳稳重重地喝咖啡、斯斯文文地吃饭、安安静静地读书、温温和和地聊天。”

她忍不住抬起头，疑惑地问道：“这些，都是我们要遵守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每个客人都这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服务生平静的脸上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

“你们是在做生意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，”许诺用手指了指四周，“就这几个客人，能赚钱吗？”

“那是我们老板的事。”

许诺想想也对，指了指菜谱的第一页：“我能拍一下照吗？”

服务生仍然平静地答道：“当然，感谢您帮我们做宣传。”

许诺正在喝柠檬水，听到这句话，忍不住喷了出来，她突然想起了《泰囧》里徐峥最喜欢说的一个词——奇葩。想着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，许诺赶紧拍完照，然后准备正正经经地做一个遵守规则的好客人。

点完餐不到一分钟，许诺的手机响了，用脚指头猜也知道，一定是周晓晓了。

“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就过去。”里面传来兴奋的声音。

“你请我啊？”

“切，你赚得比我多，好意思说这话？”

“切，你存得比我更多。”许诺毫不示弱，一句话顶了回去。

周晓晓恨铁不成钢：“你啊，就是一个榆木疙瘩的脑袋，傻女人一个，就舍得把钱花在男人身上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养小白脸呢。”

“打住，打住，这话我不爱听。”

“得了，姐们，是不是又无家可归了？等我来给你上一碗心灵鸡汤啊，地址呢？”

许诺是她肚里的蛔虫，这小姐在一家杂志社当责编，一天到晚都在寻找城市角落里稀奇古怪的人和事，以博取读者的眼球，今天这么好的素材，她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。许诺懒洋洋地说道：“把话说清楚，谁请？”

果不其然，电话那头传来周晓晓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行，行，是我这个冤大头总行了吧。”

许诺咯咯笑出了声，正准备调侃一番。突然服务生走了过来，用嘴嘘了一

下，示意她小声说话。许诺猛然记起他们餐厅奇特的规定，收住声音抿着嘴一个人偷偷地乐。

15 分钟之后，周晓晓带着一股香水味来到了许诺面前。

“这环境不差啊，挺小资的。”

“你 OUT 了，现在流行中产了。”许诺冷眼瞧了瞧她，“这里没有帅哥，你犯得着把自己打扮得像只花孔雀吗？”

周晓晓反唇相讥：“还没嫁给那臭小子，就开始甘当黄脸婆了？”

“齐浩哪里得罪你了？”

“丑女人，我是替你打抱不平。”

许诺眯了眯眼，皮笑肉不笑：“你们俩……是不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脑门上已挨了重重一弹，周晓晓忍不住冷嘲热讽起来：“是什么是？你以为你家齐浩是潘安再世啊？瞧你这脑门也是一个聪明人，怎么遇到一个模样稍微齐整的男人，就蠢得跟个二百五似的。”

许诺耷拉着脑袋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这年代，找到一份真爱多不容易。”

“总没有女人生孩子难吧？”

“跟男人生孩子差不多了。”

……

正当周晓晓想要回应时，那个“奇葩”服务生又走了过来：“麻烦两位小声点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”说完递过来一个菜谱。

俩人这才想起正经事了，周晓晓连忙打开菜谱第一页，拿起手机一阵猛拍，嘴里也没闲着：“请问你们这个《客户公约》执行多长时间了？客户反应如何？会影响生意吗？你们又是怎么约束自己的？有人说你们一个咖啡厅弄个《客户公约》，是在作秀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对了，你们工资水平怎么样，一个月多少钱？还有，你们老板是男是女，多大年龄……”

服务生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呆呆地看着叽叽喳喳说个没完的周晓晓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。

许诺乐了，打趣道：“帅哥，没看过美女吗？”

服务生连忙调整了下表情，问道：“请问你需要点什么？”

这回轮到周晓晓愣住了：“敢情我刚才说那么一大通，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？”

服务生面无表情地答道：“抱歉，您的问题我回答不了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”

“我是记者。”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周晓晓扬了扬眉毛：“我想采访你们老板。”

小伙子抬头看了看前方，答道：“我们老板需要预约。”

“那我现在能预约吗？”

“估计够呛，他从不接受采访。”

许诺听到这实在忍不住了，“扑哧”一下笑出了声，难得看到周晓晓吃瘪的样子，她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，抢先回答道：“帅哥，她跟我一样，来份套餐，谢谢！”

看着服务生傲气地离开，周晓晓恨得牙根发痒：“我从没看过这么跩的店，从没看过这么跩的服务员，从没有看过这么跩的小老板。”

“你还以为你是无冕之王？”许诺继续火上浇油道，“记者现在已经沦落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了。”

“我警告你，不要侮辱我高尚的职业。”

“拜托，小姐。你难道不知道，如今中国的三个高尚职业早已集体沦丧。医生、教师，还有一个就是记者。”

“你多大年龄了，还愤青？”

许诺下意识地摸了摸脸，不服气道：“姑娘我，今年十八一朵花。”

“是，塑料花。”

“交友不慎。”

“后悔还来得及。”

“行啊，”许诺恨恨说道，“你把今天的账结了，然后我们俩绝交。”

周晓晓淡然一笑：“抱歉，刚才本小姐忙着梳妆打扮，忘了带钱包了。”

许诺看着周晓晓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自己到底是什么命啊，摊上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，玩命地工作；又摊上一个不靠谱的闺蜜，玩命地揩油。

许诺悲哀地想，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毒舌妇人。俗话说，刀子嘴豆腐心，自己算是多次领教过这个女人的刀子嘴，至于豆腐心，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见识不得而知了。

许诺每周都会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，这些年从来没有间断过。

最关心孩子日常生活的肯定是母亲，因此每次接电话聊得最多的也是许妈妈。

许诺非常小心地控制通话时间，常常一边看着墙上的时钟一边打着电话。她测算过多回，一定要在十分钟以内结束谈话。

每次母女俩从老家的鸡毛蒜皮开始谈起，再谈到许诺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，这两个环节刚好是十分钟。如果时间再延长，许妈妈一定会想方设法绕回到婚姻这个永恒的话题上来，比如前天喝谁和谁的喜酒了，昨天谁谁又怀孕了，今天谁家大胖小子满月了……一旦扯到这种关键问题，许诺就用五花八门的理由搪塞，急着挂电话。

这次的许妈妈终于换了一种花样，仔细询问许诺的饮食和健康，确认无误后就把手机递给了许爸。反倒是父女俩聊了很久，天南地北地瞎聊。许爸很热情，主动聊起很多许诺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往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，却是那么温馨和快乐。

俩人正聊得热乎时，许爸爸突然感叹一句：“真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结婚！”

“爸，怎么连您也来催了？”

“好，好，不催，不催你。”

许诺赶紧撒娇卖萌：“还是我爸最疼我！”

许爸忍不住笑了：“少给我灌迷魂汤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父女俩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。

许诺看向窗外，有点怅然若失，印象中这还是爸爸第一次催促她结婚，这么大了还让父母操心，想想自己真的很不孝。

齐浩回到家时，已是深夜 12 点。

这是一个有着十几年房龄的小公寓，只有四十来平，白色的墙壁上看起来有些斑驳，屋角的暖气片生出不少锈迹。虽然又小又旧，但因为紧挨着地铁站，所以租金并不便宜，甚至可以说很贵，每月 4000 元，这是齐浩月工资的一半。每次交房租的时候，他都感到一阵悲哀，自己还不如这个破烂小公寓的房东。每次发薪水的时候，他更感到一种绝望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收入还不够买北京的一套房子。

齐浩在黑夜中叹了一口气，想着这个时候许诺早已睡下，他的脚步放得很轻。

他轻轻地开门，轻轻地换鞋，再轻轻地走向沙发，却猛然停住了脚。

黑夜中，透过外面路灯的光线，他看到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光芒。

齐浩赶紧开灯，看清楚后呼了一口气：“诺，是你。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”

“我在等你。”

“为什么不开灯啊？”齐浩一边说，一边开始脱西装、松领带，“刚才吓我一跳，还以为家里来了小偷。”

许诺从沙发上站起身来，走了过去，自然地接过他手上的包，又帮他整理衣服，迎面闻到一股浓烈的烟酒味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：“你又喝了多少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你不能老这样，还要不要身体了？”

“没办法，免不了，除非有一天我自己当老板。”

这话许诺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了：“当老板，对你就那么重要？”

“你是女人，不明白。”

许诺正在弯腰给他调蜂蜜水解酒，一听这话，猛地站起身，不服气地问道：“女人怎么了？什么叫女人不明白？女人就比男人低人一等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很多女人干得比男人还要好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齐浩疑惑地看着她，突然想起她刚才坐在沙发上的样子，连忙走了过来，细心地问道，“来，宝贝，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许诺停下手里的活，依偎进他的怀里，垂下双眸，轻轻摇头。

“感冒了？”齐浩一边说一边用嘴亲吻她的额头，“没发烧啊，哪里不舒服？”

许诺仍然摇头。

“那是不是在公司受欺负了？上司为难你？同事挤对你？”

许诺还是摇头，再次把头深深埋进男友的胸前。

齐浩皱眉苦想：“难道是我忘记什么重要的日子了？嗯，我想想，今天不是情人节，不是三八节，不是生日，不是七夕，不是圣诞，也不是纪念日……”

许诺终于抬起头，眼巴巴地瞅着男友不说话。

齐浩猛然明白过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避开话头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好累啊，我先去洗个澡，你也早点睡吧，明天9点又要开会，我还得看些材料，不知道又得熬到几点，别等我啊。”

许诺看着他的背影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男人变得越来越会打太极了。

许诺有时候挺不喜欢周晓晓，这个女人太直接，太冷血，太自以为是，常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专挑你的疼处下手。就好像现在，坐在许诺对面的这个女人，化着最精致的妆，穿着最时尚的服装，拿着最新潮的电子产品，在听完自己的苦楚之后，嘴里却吐出最庸俗的话：

“男人用来干什么？用来满足女人的一切欲望！你家齐浩有吗？没有！一丁点都没有！为什么你就非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呢？”

许诺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是我闺蜜吗？别人都是劝和不劝离，你每次逮住机会就让我分手，你到底操的什么心啊？”

周晓晓头一抬，扔过来两个白眼：“卖白粉的心。”

“谁让你卖白粉了，你打酱油就行。”

“办不到。”

“那就滚远点。”

“良心过不去，我要挽救失足的少女。”

“谁失足了？”

“你啊！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”

许诺急了：“我喜欢让他耍流氓，关你屁事！”

周晓晓认真看了她一眼：“你不仅是失足，现在还失心，比我想象中的更严重。现在我不仅要对你负责，还要对你父母负责。”

许诺狠狠剐了她一眼，恨不得拿胶条封住她的那张毒嘴。

恰好此时，服务生送来了套餐，韩国菜用的碗碟特别多，很快就摆满了整个四人位的餐桌。两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战争，被眼前五颜六色又精致的美食吸引住了。两个苗条秀气的女孩子硬是把满桌子的饭菜都吃完了，在餐厅服务员惊讶的目光中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

“今天是你说要请我吃饭！”

“是啊，”周晓晓大言不惭地点点头，“我请客，你埋单。”

许诺怒了，声调也高出几分贝：“周晓晓，你太过分了吧！这个月你吃了我多少顿白食了？你自己数数，好好数数。”

“你明天就要发薪水了，不差钱。再说了，不吃白不吃，免得你全留给那个白眼狼。”

许诺气极反笑：“得，姑奶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混。”

“切，你放得下你家白眼狼？”

“他今天又加班。”

“那你去哪儿？”

“说了，跟你混啊。”

周晓晓突然停了下来，看着许诺：“不对劲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家齐浩不对劲。”

“他……他有什么不对劲？”

“凭我多年的经验和女人敏锐的第六感，你的男人肯定在外面打野食。”

许诺的小心脏怦怦直跳，面上却笑着说：“你谈过恋爱吗？还多年？”

“你就掩耳盗铃吧。”周晓晓恨铁不成钢。

许诺想想不放心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”说完也不等好友回答，转身快步往地铁站走，“我回家等着他。”

周晓晓赶紧小跑几步，一把拉住她：“回什么回，一个人猫在家里胡思乱想？再说了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男人要变心，谁也挡不住，天底下的男人又不是只有齐浩一个。你说你，至于嘛，论相貌，能甩十条街上的女人；论身材，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错落有致；论聪明……”

这个女人的喋喋不休终于让许诺发怒了：“周晓晓，滚远点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

周晓晓细细瞧了她一眼：“真的要回？”

许诺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“要回！”

“回？”

“回！”

“好，我陪你。”

结果许诺在半路上被周晓晓鬼使神差地带去了一家电影院，按照这个女人变态的说法是：倒霉的人去看更倒霉的事，容易心态平和。可到了电影院，俩人又发生了争执，许诺要看虐心虐肺的爱情片，可周晓晓却执意要选一个恐怖片。许诺最终没争过周晓晓，因为这个一毛不拔的女人竟然破天荒地抢着去买票。

等俩人吵完进播放厅时，里面已经漆黑一片，影片开始了。放眼望去，观众

不多，稀稀拉拉地只坐了几排。周晓晓带着许诺在黑暗中摸索着找了两个空位坐了下来。

许诺现在回想起来，已经不记得当时演了什么。

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。

事后她严重拷问过周晓晓，这一切是不是她的预谋，但是这个女人始终摆出一副比窦娥还冤的表情，呼天喊地地发各种毒誓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影片刚放映五分钟，许诺和周晓晓就没法再看下去了，因为在她们俩的前排座位上，有一对依偎的男女在窃窃私语，还时不时发出笑声。周晓晓认出了那个男人，许诺认出了那个女人。世界就是这么小，看场电影都能抓住偷情的负心汉。

周晓晓愤怒地看了看笑容满面的齐浩，又担心地看了看面无表情的许诺，左思右想了几分钟，还是拉了拉许诺，示意她一起离开。

这回许诺没听周晓晓的，她死死盯着前面这对男女的每一个动作，牵手、拥抱、抚摸，直到他们低头接吻的时候，这才伸出兰花指敲了敲齐浩的肩膀。许诺没想吓他，只是想善意地提醒自己的男人，这是公众场合，请注意分寸。结果还没等许诺开口，齐浩脸上的笑容就僵在了半空中，显得极为怪异。

许诺笑道：“很抱歉，打扰了。”

齐浩受到惊吓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连带着把怀里的女孩拖倒在一旁。座椅的碰撞、女孩的痛叫，以及食物扑通掉落的声音，引得观众纷纷侧目和指责。女孩在看清许诺时，也乖乖地闭上了嘴巴，然后4个人很有默契地一同退了场。

05 / 男朋友跑了

许诺听说过许多已婚妇女面对丈夫出轨时使出的奇招。

有一哭二闹三上吊；

有誓与情敌抗战到底；

有忍气吞声卧薪尝胆；

还有一拍两散老死不相往来；

更有笑看风云你侬我依。

像她和齐浩这种类似老夫老妻又没有领证的类型，倒没有真正遇见过。